

前日本陸軍軍人
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

審判材料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前日本陸軍軍人
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

審判材料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本版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
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係按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國立政治書齋出
版局刊印原版譯出。

內 容

序言.....	5
I. 預審文件	7—243
起訴書.....	7
被告與證人處供詞.....	41
文件證據.....	163
II. 被告和證人在法庭上的供詞	244—429
被告川島受審經過	255
被告柄澤 受審經過	275
被告 山田受 審經過	285
被告西俊英受 審 經過	298
被告梶塚受審經過	306
被告佐藤受 審經過	324
被告平櫻受 審經過	330
被告三友受審經過	341
被告高橋受審 經過	346
被告尾上受審經過	357
被告菊地受審 經過	366
被告久留島受審經過	369
各證人受審經過	373

III. 檢驗委員會結論	430—439
IV. 國家公訴人庭演詞	440—505
V. 各辯護人的演詞	506—559
柏洛夫律師的演詞	506
波羅維克律師的演詞	520
山尼科夫律師的演詞	527
茲維列夫律師的演詞	532
波加切夫律師的演詞	539
波爾霍維金諾夫律師的演詞	546
普羅珂巴科律師的演詞	550
魯克楊傑夫律師的演詞	554
各被告庭最後陳述	560—569
VI. 軍事法庭判決書	570—583

序 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伯力城舉行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十二名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一案的審判。

被提交法庭審判的有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將山田乙三，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塚隆二，前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高橋隆篤，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前第七三一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細菌部隊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

本案係由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公開審判，法庭審判長爲少將法官契爾特科夫，審判員爲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和中校法官沃羅比耶夫。担任國家公訴人的是三級國家法律顧問斯米爾諾夫。各被告均由相當律師作過辯護：陸軍大將山田由莫斯科律師公會會員柏洛夫作辯護；軍醫中將梶塚由莫斯科律師公會會員山尼科夫作辯護；獸醫中將高橋由莫斯科律師公會會員茲維列夫作辯護；軍醫少將川島由莫斯科律師公會會員波羅維克作辯護；軍醫少將佐藤由莫斯科律師公會會員波加切夫作辯護；軍醫少佐柄澤和軍醫少佐尾上由伯力邊區律師公會主席魯克楊傑夫作辯護；軍醫中佐西俊英和中尉平櫻由伯力邊區律師公會會員波爾霍維金諾夫作辯護；上士官三友，上等兵菊地和久留島三人由濱海邊區律師公會主席普羅珂坪科作辯護。

在法庭上作出關於細菌和醫學問題結論的檢驗委員會委員爲：蘇聯醫學科學院大學士茹科夫一貫勒什尼科夫，軍醫上校克拉斯諾夫，伯力醫學研究院微生物學系主任科薩列夫教授，伯力醫學研究院微生物學系助教里甫金娜，獸醫中校亞歷山大洛夫，寄生物學家科茲洛福斯卡婭。

本集內僅刊載有審判案正式材料。

預審文件即起訴書以及某些文件證據和關於各項基本罪狀審訊記錄，係按本案存件公佈。

庭審材料即各被告供詞和最後陳述，各證人在法庭上所作供詞（摘錄），檢驗委員會結論，國家公訴人演詞及各辯護人庭發言，係按本案正式速記錄公佈。

預審文件

因前日本陸軍軍人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橋隆篤，川島清，西俊英，柄澤十三夫，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櫻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則光及久留島祐司犯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罪，即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條上所定罪行一案而提出的

起訴書

在多年以內，帝國主義的日本曾是遠東方面侵略勢力的主要策源地。

帝國主義日本的當權集團，同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結成罪惡陰謀聯盟，曾策劃、發動並進行侵略戰爭反對各愛好和平國家人民，以期和希特勒德國共同建立世界統治。

這些侵略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即建立一個由日本統治的殖民地國家。此種力求用強力掠奪日本隣近諸愛好和平國家廣大領土以期建立這樣一個殖民地國家的事實，也就表明日本帝國主義者懷有極端強烈的擴張意圖。

日本當權集團底侵略野心該是如何巨大，這從日本政策主要領導人的多次公開聲明中便可看出。

日本主要戰犯之一，即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集團「思想家」橋本金五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太陽大日本』報上發表的一篇標題爲『大東亞帝國共榮圈』的論文中寫道，這個「共榮圈」內應包括下列諸國：「日本，滿洲，中國，蘇聯遠東地區，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阿富汗，澳大利亞，新西蘭，夏威夷，菲律賓，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島嶼」。

在那按日本天皇特令設立而由日本首相直接管轄的「總體戰研究院」所規定的各種計劃和方案內，所謂「大東亞」版圖也恰恰是這樣劃定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切罪惡計劃中，都是把侵略蘇聯一舉看成爲主要的任務。日本軍閥實行侵略的戰略計劃內，通常是把蘇聯叫做「第一號對象」。

他們在日本居民中間曾廣泛宣傳反蘇的掠奪戰爭。此種宣傳在所有一切完全受日本政府情報部管制的日本刊物上，都曾進行過。

日本當權集團爲實現其罪惡計劃，採取過多次侵略行動：

一九三一年，日本武裝力量挑起了所謂「瀋陽事件」，隨即侵入滿洲，並將其佔領；

一九三七年，日軍挑起了所謂「蘆溝橋事件」，隨即侵入中國內地；

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在哈桑湖地區向蘇聯舉行侵犯，但被蘇軍擊潰；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哈勒欣河地區侵犯蘇聯的友邦蒙古人民共和國，但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武裝力量擊潰；

一九四一年末，日本軍閥把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作戰。

只是由於蘇聯軍隊對集中在滿洲的日本主要突擊力量關東軍，給予了決定性的殲滅打擊而使日本向聯盟國投降之後，日本的侵略才告停止。

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諸事件，業已在東京舉行的日本主要戰犯案國際審判中審核過了。國際軍事法庭，確定日本當權集團與希特勒德國共同策劃、發動並進行了諸次侵略戰爭，確認日本當權集團在多年以內，曾積極準備大規模反蘇的侵略戰爭。軍事法庭確認了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在哈桑湖地區及一九三九年在哈勒欣河地區兩次進行反蘇侵略戰爭，均係事實。同時軍事法庭又已確認，日本與希特勒德國及法西斯意大利結成反和平反人類的罪惡陰謀，亦係事實。

軍事法庭同樣確定了日本根本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的事實，其表現就是日本軍閥曾用殘暴手段對待戰俘及佔領區和平居民。

本案預審結果業已查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策劃和準備其反蘇和反其他國家的侵略戰時，為達到其目的計，曾立意大規模地使用，並且在局部上已經使用過細菌戰武器這種大批殲滅人命的罪惡工具。

建立特種部隊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

預審結果查明，在佔領滿洲後不久，日軍參謀本部和日本陸軍省就在滿洲境內建立了一個細菌實驗所，並將其劃歸日本關東軍建制內。該實驗所係由日本著名細菌戰思想家，以後晉陞為軍醫中將的石井四郎主持。實驗所中專門研究用烈性傳染病菌進行攻勢細菌戰的方法。

據前日軍軍醫少將，被告川島清供稱：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已由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按照天皇裕仁諸次祕令在滿洲境內成立有兩個用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極端祕密部隊活動。

為保守祕密起見，就將其中一個以石井實驗所為基礎建立的部隊命名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另一個部隊則叫作『關東軍獸疫預防部』。一九四一年，當希特勒德國開始進犯蘇聯後，這兩個機關就用番號祕密稱為『第七三一部隊』和『第一〇〇部隊』。『第七三一部隊』由上述石井四郎領導。『第一〇〇部隊』由獸醫少將若松主持。

這兩個部隊內都配足有細菌學專家，其中工作人有許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細菌學家指導的科學技術人員。單就第七三一部隊內便大約有三千工作人員這點說來，已足證明這兩個細菌部隊工作的巨大規模了。

日本統帥部曾撥出巨款以供各該製造細菌戰武器的部隊之用。例如，為了展開第七三一部隊的活動，特於一九三九年間在距哈爾濱二十公里遠的平房站一帶，建成了一座大軍用市鎮，其中設有許多實驗室和辦事室。儲存有大量原料

品。市鎮周圍劃定了一個禁區，以資嚴守祕密。該部隊有自己的航空隊，並在安達車站附近設立有一個特種打靶場。

第一〇〇部隊設在長春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也擁有廣闊的房舍、特種設備和大片土地以供使用。

第七三一部隊與第一〇〇部隊下面，分設有許多交由日本關東軍各部隊和各兵團指揮的支隊，這些支隊都位置在與蘇聯毗鄰的各主要戰略方面（案卷第十四卷，第二九頁）。

各支隊底主要任務，是要準備在戰爭中實際使用各該細菌部隊所製造出的細菌武器。

細菌部隊及其各支隊均直接受日本關東軍總司令管轄。

證實這點的除了各證人和各被告底供詞外，還有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次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所發佈，而於一九四五年被蘇軍在滿洲繳獲的關於建立和分佈第七三一部隊四個新支隊的命令（案卷第十五卷，第三頁）。

繼梅津之後任日本關東軍總司令，現為本案被告的山田將軍在供狀中也證實說，細菌部隊都是直接受他管轄的（案卷第十八卷，第三八三頁）。

被告山田乙三在說明第七三一部隊底任務時供稱：

「…第七三一部隊成立的目的是準備細菌戰，主要是反對蘇聯，同時也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國」（案卷第十八卷，第三八二頁）。

據山田供稱，日本準備細菌戰，也是要反對其他國家（案卷第十八卷，第三八三頁）。

山田還供稱，第一〇〇部隊的活動，就是製造供細菌戰用的細菌武器（案卷第十八卷，第三八二頁）。

此外，第一〇〇部隊還

『…負責進行軍事破壞活動，即用病菌去傳染牧場，牲畜和蓄水池。在這方面，第一〇〇部隊的工作是與關東軍司令部偵探部有密切聯系的…』（案卷第十八卷，第一七一頁）。

前日本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被告高橋也供稱：『獸疫部隊』的任務是要準備和進行細菌戰和軍事破壞活動（案卷第十一卷，第五四頁）。

在該兩部隊及其他各支隊中，曾有計劃地進行細菌學研究，以求確定可以作為細菌武器的最有效細菌種類，並探求出大批生產此種細菌以及使用此種細菌去消滅大批人命和藉傳染牲畜莊稼來造成經濟損害的方法。

第七三一部隊內共設有八部，其中祇有一部（第三部）經管給水和防疫事宜。但就在第三部底生產作坊內，也製造名叫『石井式飛機彈』的特種細菌彈壳。這些炸彈是用來從飛機上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的（案卷第二卷，第二六三頁）。

第七三一部隊內所有其餘各部，完全是在幹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事情。

預審材料證實，該部隊第一部專為進行細菌戰來研究和培養鼠疫菌、霍亂菌、壞疽菌、炭疽熱菌、傷寒菌、副傷寒菌及其他病菌，以便在細菌戰中加以使用。

在此種研究過程中，不僅用動物，而且用活人來進行實驗，為了這個目的，就設立有一個能容三四百人的內部監獄。

第二部，即所謂實驗部，負責在打靶場條件下以及在戰鬥環境內試驗細菌武器。

第二部管轄有一個特別航空隊，其中飛機上都有儀器裝配，並管轄有設立在安達站附近的一個打靶場。該部下面設有一個分部來專門培育與繁殖供散佈鼠疫用的寄生蟲。

第二部專門製造散佈細菌的特種武器：自來水筆式和手杖式的投擲器，瓷質飛機彈等等。從在日軍檔案中發現的別動隊武器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曾把自來水筆式投擲器採用為一種武器（案卷第十六卷，第十六頁）。

另一部叫作『訓練』部，該部專為日軍戰鬥分隊和別動隊造就善於使用細菌戰武器的專門人材。

為了大量培製足供細菌戰需用的細菌，第七三一部隊內設有一個生產部（第四部）。據前該部部長，被告川島所說，這生產部是大規模出產各種細菌的『工廠』。

該部具有強大儀器裝備，分為兩個分部，每一分部都能獨立生產細菌。第一分部有以下基本設備：製細菌營養液的大鍋爐四具，每具容量為一噸；營養液消毒器十四具，每具長三公尺，直徑一公尺半。每一消毒器內可容三十個由第七三一部隊長官石井發明的特種培養器。第一分部內有兩個冷卻細菌營養液的房間。每個房間內能同時容下一百個培養器。該分部內還有五個調溫器，總共可容六百二十個石井式培養器。

第二分部內有大鍋爐兩具，每具容量為二噸，消毒器八具，每一消毒器內可容六十個培養器，此外還有其他設備。

第四部內尚有保存現成『產品』的特種冷藏器。

根據第七三一部隊培養細菌主要設備出產能力的材料，法庭檢驗委員會確定：在總共不過幾天的一個生產週期內，單祇第七三一部隊內的此種裝備，就能出產不下三萬萬億微生物。檢驗委員會強調指出，若按生產期限說來，此種細菌產量應認為是非常巨大的。

這種強大的細菌出產量，就使第七三一部隊和第一〇〇部隊人員曾用公斤來計算他們所培養出的細菌膠狀體。這也就說明，為什麼各被告在口供中說用公斤來計算細菌數量，須知他們所指的是直接從營養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漿狀濃細菌體的重量。

例如，在說明第七三一部隊底生產能力時，被告川島供稱：

「…按生產設備及其生產能力說，該生產部內每月能培製出三百公斤鼠疫細菌」（案卷第三卷，第三一七頁）。

另一被告柄澤同樣供稱：

「…細菌生產部出產能力…在全部設備都動用起來時…每月能出產三百公斤鼠疫細菌」（案卷第四卷，第二八六頁）。

據預審材料證實以及檢驗委員會確定：所有這些大量出產的傳染病菌，包括鼠疫菌、霍亂菌、傷寒菌及其他病菌在內，都是用去製造細菌武器，以便大批消滅人命的。

在第七三一部隊及其各支隊中，也曾大規模養育跳蚤，以後使其受到細菌傳染。爲了繁殖和傳染跳蚤，使用過老鼠及其他鼠類動物，這種動物不僅是由各該細菌部隊人

員去搜捕，並且還由關東軍各部隊內所指定的專門隊伍去捕獲。

單就第七三一部隊內擁有四千五百具用鼠類血液繁殖跳蚤的孵育器這點說來，就可知道培養跳蚤的巨大規模了。

按各被告所供，這種孵育器的生產能力在短時間內能培養出幾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據檢驗家計算，這幾公斤的重量就相當於數千萬個專門用作細菌武器的跳蚤。

關於繁殖跳蚤的巨大規模還可從如下事實中看出：據證人森田供述，單在海拉爾第五四三支隊內，一九四五年夏天就同時養育有約一萬三千隻老鼠（案卷第二卷，第二三九頁）。

預審材料證實，另外兩個日本細菌部隊，即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期間由被告軍醫少將佐藤在華中和華南指揮過，而用暗號稱呼的「波」字部隊和「榮」字部隊，也同樣進行過細菌戰準備工作。

據被告佐藤供稱，「榮」字部隊擁有大量培養細菌以供進行細菌戰之用的生產能力。

據法庭醫學檢驗委員會證明，第七三一部隊和第一〇〇部隊按其生產能力和活動性質來說，都是爲了要進行積極的細菌戰（案卷第九卷，第一五五頁）。

據被告山田供稱，日軍

「…曾批准了並採取了使用細菌武器的如下三種主要方法：從飛機上散佈細菌，投擲細菌彈，以及進行軍事破壞…」（案卷第十八卷，第一三一頁）。

按日本帝國主義者底計劃，專門裝置的飛機以及受過

特別訓練的戰鬥部隊和破壞隊匪徒，其任務就是在前綫和敵後大量散佈染有鼠疫、霍亂、傷寒、鼻疽、炭疽熱及其他烈性傳染病的致命細菌，並用一切可能辦法傳染居民點、蓄水池、水井、莊稼和牲畜羣等。日本帝國主義者底罪惡計劃是打算利用致命細菌之迅速繁殖的性能，蓄意向敵軍中和敵方和平居民中散佈鼠疫，霍亂等等傳染病，藉以引起可怖的瘟疫，而使千百萬人遭到慘死。他們決心運用這種不僅對交戰國居民，而且對中立國都能造成極大危害的殘忍武器。

在活人身上進行罪惡實驗

爲檢查細菌武器效能所曾採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有系統地和大規模地用活人來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

這種罪惡實驗，曾施之於中國參加抗日運動的愛國份子以及蘇聯公民身上，這些人都是日本憲兵機關確定要用慘酷手段加以消滅的。

預審材料證實，日本細菌部隊人員拿活人來作罪惡實驗而將他們殘酷殺害一事，都是經過日本關東軍總司令認可和同意的。

被告山田供述，他曾准許用活人來進行實驗。

山田供稱：

『我…曾准許人們去進行此種實驗，因而我在事實上也就是批准了強行殺害那些都是由我所管轄的關東憲兵隊機關和各日本軍事團送去受實驗的中國人，俄國人和滿洲本地人…』（案卷第十八卷，第一七四頁）。